

4个性格迥异的闺中蜜友 4场惊心动魄的职场蜕变 4段曲折婉转的情感故事
演绎时尚女汉子的成长进化论 书写都市成功女性的生存指南

爱情去哪儿了

WHERE IS THE LOVE

吕琛昊 著



爱情去哪儿了

WHERE IS
THE
LOVE

吕琛昊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去哪儿了 / 吕琛昊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00-1489-3

I. ①爱…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3209号

爱情去哪儿了

吕琛昊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丁元元
特约策划 陈琅
营销统筹 蕊蕊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特约编辑 高冉
营销推广 陈晨 陈柏霖
装帧设计 仙境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y.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 × 980mm

印张 21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ISBN 978-7-5500-1489-3

赣版权登字: 05-2015-34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01

天空阴云低沉，暴雨不停，这是台风来临的征兆。

中芯医院门诊大楼的台阶上，外科医生樊志刚焦急地张望着。他三十多岁，儒雅俊朗，线条分明的脸庞宛如雕塑。此刻，他受女友顾宁之托，在等她的闺蜜杜心月。

一辆计程车穿透雨帘，缓缓停下。挺着大肚子的杜心月从车上下来，小心地站到台阶上。樊志刚匆匆走过来，替她关好车门。

“杜心月，你可来了，就快到你了。”

“对不起啊樊志刚，公司临时有事要我回去……你帮我挂号已经够麻烦了，还要在这儿接我……实在不好意思。”杜心月感激地说。

“客气什么呀！我们是朋友，你又是顾宁的闺蜜，帮个小忙还不应该吗？”

两人寒暄着走进门诊大楼。

“坐那儿吧，离周大夫的诊室最近。”

杜心月点点头，在樊志刚的示意下坐到了所剩寥寥的一个座位上。

一个年轻护士热情地和樊志刚打招呼。他向杜心月介绍着：“这是我邻居小杨，一会儿你检查完，她送你上车。”

杜心月：“不用了，我自己能行。实在太麻烦你了！”

樊志刚：“这可是顾宁特别交代的，你都八个多月的身孕了，还一个人来产检，万一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顾宁交代呀！”

杜心月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但此刻也只能说出最简单的语言：“谢谢！”

“那我去工作了！”樊志刚特别向小杨嘱咐：“拜托了，小杨！”

小杨看着他的背影感慨着：“樊大夫这人没说的，今天有两个手术，还亲自去接你。这么好的男人这年头……”她痴痴地看着走廊尽头樊志刚消失的身影。

杜心月突然感到肚子被踢了一下，忍不住叫出来：“哎……宝宝又踢我了。”

小杨回过神来：“能不踢嘛！你都快生了，还一个人来产检，你丈夫也真是的。”

在外人面前，杜心月本能地维护着自己的丈夫，辩解着：“他忙。他要不忙谁赚钱买奶粉呀？是吧宝宝？哎……”她掏出电话，插上耳机，把耳筒轻放在肚子上，“宝宝安静些，听听音乐，乖乖的。”

听筒里传来莫扎特的音乐。

小杨笑了笑说：“那你等着吧，我先去做事了，回头我送你。”

杜心月对她点点头，从背包里取出一本杂志看起来。

这时，一位年轻的孕妇挺着微显的肚子在一俊男的搀扶下慢慢向杜心月这边的诊室走来。看着乌泱泱的一堆人，她发脾气了：“这儿没地儿坐！真烦！”

俊男忙安抚她：“别烦别烦，那边有地方，还有两个空位呢！我们过去坐！”

年轻孕妇不干了：“你二不二呀！那边远，我要坐这边。”说着，她向四周扫了一遍，突然眼睛放光，好像看到了希望，用手指着杜心月大声叫起来：“你去叫她让开！”

俊男一看是杜心月，不由愣住了。

此刻杜心月也看到了他们，颇感意外，那男人正是她的前夫刘俊！她怎么也想不到，离婚后会在这样的场合和他重遇。

年轻孕妇耍赖般地叫嚷着：“去，让她起来！”

周围的人都朝他们这边看。

年轻孕妇更加得意了：“快去！去呀！”

刘俊看看杜心月，硬着头皮走上前：“心月……这么巧呀。”

杜心月定定地看着他，眼神冰冷。

刘俊壮着胆子说：“……能不能把这个座位让给我媳妇儿？”

杜心月内心一阵痛，但她克制住自己，平静地答道：“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你的字典里就没有‘无耻’这个词吗？”

刘俊看起来有些心虚，但他不罢休，低三下四地求着：“她……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所长的千金。让给她吧，她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

杜心月嘲讽地笑着说：“哟！攀上高枝儿没做龙头，反倒变打手了？恭喜啊！”说罢，目光炯炯地盯着刘俊，好像要看穿他的内心。

刘俊低下了头，但仍坚持着：“让给她吧，她这人说一不二的……”

正说着，他媳妇儿不耐烦地走了过来，明明不太显怀，却夸张地双手撑着后腰，似乎不堪负重。

“‘先来后到’、‘无耻’，你说得倒挺动听呀！告诉你，我的字典里从来就没这些词儿！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家俊俊？你不会想说你是他的前任吧？打住！你已经out了，现在我才刘俊的媳妇儿！看你那头尖额窄、双眼无神的贱样儿就知道，跟着你，刘俊肯定永无出头之日！”

杜心月依旧平静，悄然打开手机的摄像功能，斜向着他们冷冷地回敬：“你说的这些跟座位无关，和做人有关。”

他媳妇毫不示弱：“哼！知道刘俊现在什么职位吗？副科级！离开你才多久呀，他就平步青云了。告诉你，这全是我爸的功劳。有我爸和我罩着他，没什么不能的！”

杜心月看着刘俊，满脸鄙夷：“小瞧你了，原来又做龙头又做打手，难为为难！再次恭喜！”说完，杜心月悠然地接着看杂志。

他媳妇竟然一把抢过杜心月手中的杂志，扔在地上叫嚣着：“起来！听见没有？我腰酸着呢！”

杜心月岿然不动：“凭什么？”

他媳妇傲慢地说：“凭我爸！”

杜心月看看刘俊，替他感到可怜，不屑一笑。

他媳妇又急又气地说：“你……真是气死我了！有什么好笑的！”

“笑你‘坑爹’！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在如今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杜心月扬了扬手中的电话，其实是让镜头对准他们。“想不想看看你刚才的尊容？全在我的视频里。若是再有一段配文‘所长千金称霸抢座位，乘龙快婿龙头变打手’，我相信一定能红爆网络！”杜心月轻蔑地笑了，“怎么样？看看网友的反应？”

周围的人低声议论着。

刚才还飞扬跋扈的他媳妇一下蔫儿了，用手捅了捅刘俊。

刘俊急迫地说：“别！别！心月别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杜心月：“对我没什么不好的，我从来都是靠自己，不靠爹！我拥有的一切都是靠努力、靠实干得来的。”看着眼前的这对男女说道，“上传了！”

他媳妇急得叫起来：“俊俊，你快让她住手！最近上面领导来所里考核，绝不能把我爸扯进来！”

刘俊央求着：“心月，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们一马吧。”

“也罢，给我做件事。”杜心月目光扫向地上的杂志，“把它捡起来！”

刘俊刚要去捡。

“不是你捡，是她捡！”杜心月命令道。

他媳妇急了：“你……你！我肚子都这么大了，弯不下腰！”

杜心月更加冰冷地扬了扬手机：“把‘坑爹’进行到底？”

他媳妇沉默了一下，弯下腰，捡起那本杂志，扔到一旁的刘俊身上，哭骂着：“都怪你这个没用的废物！”她气得跑开了。

窗外，迷蒙一片，天色更加暗沉了。

赵雷提着公文包，拿着一把还滴水的折叠伞来到妇科等候区。他显然是第一次来这儿，感觉很陌生。他正要到护士站询问，突然看到了什么，立刻停了步。他看到了杜心月——他的妻子，正和一个俊男聊天，并认出这俊男正是她的前夫！

由于角度问题，杜心月和刘俊看似距离很近，态度亲昵。

赵雷满脸怒气，来到一堵墙跟前，不解恨地一拳打在墙上，把经过的病人吓了

一跳。

刘俊鼓起勇气说：“心月，从我决定和你离婚那天起，我就注定是一个无耻又卑鄙的小人。我豁出去了，我认了，但请你记住一点，我一直深爱着你……”

杜心月厉声打断他：“刘俊，你知道什么叫尊严？尊严就是不伤害别人，也不让别人伤害。你放心吧，你这个人早已经从我心里删掉了！”

刘俊垂头丧气地向不远处的媳妇走去。

一切检查都如预想的顺利。杜心月一坐上出租车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顾宁。

顾宁此时正坐在办公室的大班椅上，用三千多块的发夹盘了个发髻。她出身医生世家，在医药行业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大学一毕业就经营了一间小型医疗器械公司。

“哦，心月。检查完了？”

“刚查完，樊志刚的同事送我上的车。谢谢你们。”

“别客气。孩子怎么样？”

“大夫说孩子一切都很好，胎位也正，再过俩礼拜随时都会出生！”

“太好了！等我应付完志刚的大姐就去看你！”

“听起来你有点怕见这个大姐，不会吧？顾宁，你上次见樊志刚父母，我也没看你紧张过。”

“唉，你不知道，志刚他大姐一直在海外经商，是个巨有钱又挑剔的老女人，我感觉不太好对付。”

“结婚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再说，樊志刚的爸妈不是都同意了吗？”

“他们家大事都是他大姐做主。虽然她人不常在国内，但实施的是远程遥控。”

“没事的，你一定能通过。”

“这几天下雨路滑，你自己也小心点儿。别怪我又多嘴，你们家那赵雷是男人吗？他以为还是封建社会呢，生孩子只是女人的事？这么大的雨也不陪你去医院！”

“不是说了嘛，他要陪个大客户，都一两个月了，也没签下订单，挺不容易的……”

“行，你就做年度最佳‘护夫品’吧！希望他能良心发现，对你好一些。换了我早就……”

办公室外的走廊上传来一些嘈杂声。

“心月，我得出去看看，好像有点儿不太平。挂了啊。”

就在这时，秘书敲门急匆匆地走进来：“顾总，不好了，江经理和财务打起来了！”

顾宁一点儿也不惊讶：“哦，原来是他们呀，知道了。他们还没互相习惯，习惯就好了！”

“顾总，方达公司已经是第三次催货了，发不发他们？”秘书紧张地问。

“先不发货，加5%。”

“可是顾总……”秘书显得很困惑。

“你不懂，照办吧。”顾宁胸有成竹地吩咐着。

“好的。”秘书说着朝门外走去。

这时，业务经理江涛揪着戴眼镜的女财务大步走进来。他是顾宁的得力助手，此刻，他显得很愤怒：“顾总，我强烈投诉财务，早该换人了！再让她这么搞，业务根本没法做！”

顾宁并不惊慌，温和地看着江涛和女财务说：“发生什么事了？江涛，我一向觉得你很有定力……”

江涛一拳砸在桌子上：“再有定力的人也对付不了这帮财务！”

顾宁：“是为货款的事？”

女财务急着回答：“是的，顾总。我……”

江涛立刻打断她的话：“已经催了很多次，到货一个月了，钱还没给人家打过去。她们整天坐办公室，不知道我们在前线的辛苦。顾总，我今天就替你发招聘信息，早点儿换人！”

顾宁微然一笑：“这事不全怪财务。是我让她这么做的。”

“顾总你？”江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顾宁站起身，看着大玻璃窗外：“对，是我。我给她们的原则是：催进款，拖付款，天天催，日日拖。”

江涛不解地问：“为什么？”

顾宁有些不耐烦：“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做生意。都出去吧，别闹了。”

女财务得意地出去了。江涛迟疑了一下，也跟着走出去，沮丧中带着无奈和困惑。

顾宁拿起桌上的电话：“喂，刘经理吗？给我安排个豪华包间。”

离家越来越近了，杜心月的内心却隐隐作痛。这个在外强大，从不在人前示弱的女人其实也渴望丈夫的爱和呵护，特别是在暴雨滂沱的今日！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在打开房门，暖意扑面的瞬间，她整个人都累透了，甩掉鞋子，一下瘫坐在沙发里。

突然，地板上两道直通卧室的湿漉漉的水迹引起了她的注意。循着水迹，她推开了卧室门，赫然发现赵雷躺在床上，眼睛瞪着天花板。

“赵雷？你怎么在家呀？你不是去陪客户了吗？”

赵雷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挥动着清淤的手臂，冷冷地说：“怎么？你盼着我不在家好带人回来吧？”

杜心月被说得一头雾水：“我……带谁呀？”

“你自己知道。”赵雷的语气中带着不可原谅的恨。

“你不用陪大客户吗？”

“下暴雨取消了。”

杜心月感到十分委屈：“那你就一直躺在这儿？”

“是呀，少说多睡，心宽体胖。”

“今天我产检你知道吗？今天下暴雨你知道吗？宝宝八个半月了，就快出生了，这些你都知道吗？”

“我知道。我都知道。我还知道全程都有人陪着你、呵护着你，哪还用我去陪你？不怕当场扣顶小绿帽给我？”

“你是说……噢！樊志刚？这怎么可能！他是顾宁的未婚夫，这几个月来都是我帮我挂号。不信，你去问顾宁。”

“算了吧，别拿樊志刚那傻帽儿当挡箭牌，是谁你心里最清楚！”

“我就是不清楚，你把话说明白！”

“真要我说明白？”

杜心月点点头。

“其实我自己都不明白！”赵雷的语气变得伤感又动情，“想当初，你离了婚，没人要，是我毫不嫌弃收留了你。为了能让你顺利跟我结婚，我愣是对家人隐瞒了你的婚史。你知道我最听我妈的话了，为了你我竟然欺骗她……”

杜心月觉得很累，心更累了：“又来了，这话你说了不下几百次了，几乎是你每次吵架的开场白。”

“怎么？听腻了？你是听腻了，可我的委屈还没说够呢！”

“好了好了，我在外面已经够累了，回家想好好歇歇……”

“哼哼！你在外面累，我在外面享清福吗？你是部门经理，就看不起我们跑销售的？你记住，你做市场是花钱的，我做销售是赚钱的！谁养谁呀现在？”

“天！别吵了，对宝宝有影响的。”杜心月撑着腰走开，把手机音乐播给腹中的孩子听。

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她闭着眼逃避着生活的纷扰。

赵雷追过来。他是那种一根筋的性格，被惹怒了便没完没了。他一下按停了手机音乐。杜心月毫不相让，再次打开音乐。

赵雷更气了：“你就是有心计，孩子还没出生就拿他说事了！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几年来你都不肯把公司的礼品订单给我做。你心里根本就没我，你只是利用我和你成个家，你一直都在欺骗我的感情！”

杜心月几乎央求着：“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就因为你是我丈夫，我更不能把这些订单交给你，我不能因为钱而被同事说闲话，我不想让我的工作和我家人牵扯不清！”

赵雷满脸讥讽地看着她：“清廉、正直、无私！”轻轻拍掌，随即又不屑一顾地大声斥责：“假的！”

“赵雷，语言是最伤人的利器。宝宝就要出生了，我们营造一个温馨的家迎接他

好不好？别再吵了！”

“哼！还说不定是谁的孩子呢！”

杜心月愤恨、震惊，一时间感觉天旋地转。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侮辱你又怎样？你心里根本就没我，觉得不好，你可以走，爱哪儿去！”

“我不走，这是我和宝宝的家！我不会走的！”

这句话激起了赵雷好胜的本性。

“你不走是吧？”

“不走！”

“我今天倒要看看能不能把你弄走！”

说完，他便拽着她向外走去。

杜心月挣扎着，又不敢太用力。她一边挣扎一边大叫：“……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恨我？”

赵雷气急败坏地说：“出去！滚！谁让你不听话的！”

杜心月坚决地抗拒着：“不不不！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

他拉开大门，想也不想地把她推了出去。

杜心月想撑住即将关上的门，却不敢使劲儿，眼看着门被重重地关上了。

昏暗的楼道里只剩下孤独无助、满腹委屈的杜心月。她不甘心地对着那扇门无力地敲打着：“开门，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地板的冰冷由脚底渗入体内，可怜的杜心月这才发觉自己连鞋都没穿！她又拍门喊着：“赵雷！赵雷你疯了吗？外面狂风暴雨，你让我去哪儿呀？”她不断拍门，希望能唤回赵雷的同情。

门竟然开了条缝。

她以为赵雷回心转意了，哪料是扔来一把雨伞和一双鞋子！

门又被重重地关上了！

杜心月看着紧闭的大门，感到从未有过的寒冷。几秒后，她转身去按电梯。电梯门打开，她却犹豫着没进去，眼看着电梯门快关上了，又按了一下按钮，但还是踟蹰着没进去。电梯门开合了三次，她终于无奈地走了进去。

陈设雅致的高档酒楼包房里，一张偌大的长桌能同时容纳十几人就餐。顾宁坐在餐桌一侧，喝闷茶等人。不一会儿，樊志刚急匆匆地赶来了。

“哎呀，对不起，还好来得及。”他看到沏好的茶不觉松了口气，“没错，大姐就爱喝这普洱菊花茶！”

他正要在顾宁身边的主位坐下，顾宁发话了：“你坐那边吧，让你大姐坐主席位。唉，她不让别人迟到，可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她自己还不是照样迟到？”

“不，她很准时，还有一分钟。”樊志刚看看表说。

包房的门被轻敲两下，随即打开。首先进来的是两位身材魁梧、西装革履、保镖模样的男子，他们做了个请的手势。只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缓缓走进来。讲究的黑色丝绒长裙，头高高昂起，彰显着她不凡的身份。

樊志刚和顾宁不约而同地站起身。

“大姐！”樊志刚热情地叫着。

大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冲两男子挥了挥手，示意退下。两名男子迅速出去，把门带好。

“大姐，这是顾宁，我女朋友。”

顾宁热情主动地说：“大姐，你好！”

大姐冷冷地打量着顾宁，一言不发地坐下，喝了一口斟好的茶，盯着樊志刚。

樊志刚显得有些窘迫：“大姐，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大姐没有马上说话，眼神在茶和顾宁的身上跳跃着，几番回合后终于开口了。

“志刚，我对茶的要求，你从来都把握得很好。可为什么你对女人的选择，却离我的要求越来越远呢？”

樊志刚显得有些尴尬。

顾宁暗暗盘算着该如何应对眼前这个老女人。

“大姐，顾宁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快结婚了！”

大姐转动着手中的杯子，似在赏玩。

“见过爸妈了吗？”

“见过了，他们都挺喜欢的！”

“婚礼定在什么时候？”

“我们过几天就去领证，房子和婚礼都要准备，两个月后结婚。”

大姐若有所思地说：“既然两个月后才结婚，也不用那么早领证，就把领证和婚宴订在同一天吧！”

顾宁高兴地看着大姐，微笑着说：“大姐，这么说，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大姐也微微一笑说：“既然是志刚看好的，就随他吧，能早点儿定下来是爸妈和我最大的心愿。他也老大不小的了，女朋友换得跟走马灯似的，连我都看得眼花缭乱了。”

顾宁脸色一沉，狠狠地瞪了樊志刚一眼。

樊志刚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嗨，慢着慢着，我的女朋友……走马灯？我哪有啊？我……”

大姐从手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礼物盒，递给顾宁：“这是礼数。”

顾宁打开一看，惊呆了。礼物盒中，黑色缎面背景下是一对精美的金叶子。

樊志刚也颇为意外。

“大姐，这太贵重了，你们才初次见面。”

顾宁却深深喜欢上了这个特别的礼物。

“谢谢大姐，这个礼物太特别了！我很喜欢。”

“志刚、顾宁，我在海外经商多年，还是最爱三十年代的海派风范，这是那个年代上流社会流行的礼物，我订制了好几对，这对就送给你们吧。”

“大姐，咱一家人不讲这些，吃顿饭就好了。你留着送生意场上的朋友吧。”

大姐冷冷一笑：“志刚，钱财乃身外物，在我心中至亲的人也就那么几个。”

“我懂，所以我们才不能要。顾宁也会是你至亲的人，不用给她这些。”

顾宁不明白樊志刚话中的含义，却急着向大姐奉承：“谢谢大姐！这对金叶子实在太漂亮了，还是大姐见多识广，连礼物都这么别出心裁，难怪大姐在海外商圈功成名至呀！”

大姐一笑说：“喜欢就拿去吧！”

“谢谢！”顾宁急忙把礼物放进手袋里。

“新房准备好了吗？”大姐问。

“还没有，打算先住爸妈那儿。”

“我在碧水湾有套四居的房子，多年不住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回头我去看看，行的话就收拾出来给你们当婚房。”

顾宁顿时心花怒放。

“真的？大姐，你对我们太好了！海边的大房子……碧水湾那个地段，现在至少过两千万呢！”

“嗯，你倒是对市场动态很了解嘛！我敢说志刚就不知道这些！”

“他当然知道了！他就爱做手术，脑子里整天都是手术。”

大姐无奈地说：“我在海外打拼多年，一直想有个靠得住的人来帮我。劝了他多次，他就是不肯，不肯放弃这个无聊的爱好、无聊的工作。你说不是吗？”显然她是在试探顾宁。

顾宁当然不会轻易中计。

“大姐，我觉得志刚这样挺好的，我就喜欢他现在的工作。”还了一招，“志刚，你觉得无聊吗？”

樊志刚感觉夹在她们中间万分尴尬。

大姐又问：“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我自己有一家小型的医疗器械公司，刚起步。”

“哦。你做药，他行医，你们倒是能互惠互利……你算盘打得不小呀！哈哈大笑……”

顾宁突然意识到什么，想解释：“大姐，我……”

大姐摆摆手：“其他的事你们筹备，领证一定要叫上我。”

“大姐放心。房子的事有劳大姐了！”

“包在我身上！”大姐爽快地答应了顾宁。

户外，雨水飞溅。挺着大肚子的杜心月撑着伞，站在街道一隅。她茫然地看着雨中缓行的车辆，不断地打着电话。

高档俱乐部宽敞明亮的乒乓球训练室里，穿着制服的罗丹正和客户黄总对练。她是杜心月和顾宁的大学室友，二十三岁。此刻，她放在茶几上的电话不断震动着。内心焦急的她回扣给黄总一个球，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收拍。

罗丹陪个笑：“黄总，今天就到这儿了。”急忙接起电话，“喂？”

“罗丹，是我。”电话里传来杜心月的声音。

“心月？我刚下课，有什么事吗？”

“我……我和赵雷闹矛盾了，你能帮我订个房间吗？”

“又闹矛盾？都什么时候了？”

“房间难订吗？我没带钱包，身份证在里面……”

“天呀！你被他赶出来了！不会吧？我不会放过他的！他现在在家吗？我去跟他算账！”

“罗丹，别说这些了，先给我找个地方吧。”电话里杜心月的声音有些无力。

“没事。就住我们俱乐部的签约酒店吧，不用证件。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街上。”

“这大雨一直都没停过啊！唉，我现在走不开，十五分钟后还有一场约球。我把酒店的信息发给你，你直接过去好不好？”

“好，谢了啊。”

罗丹挂电话后，才发现黄总一直在看着她。这个黄总四十多岁，外表憨厚老实，平凡中有些土气。

“黄总，您还没走呢？”

“我在等你，你下一场约球也是我。”

“哦。”罗丹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刚才的电话是朋友打来的？”

“嗯，大学的好朋友……遇到点麻烦。”

“你去见朋友吧，我取消下一场约球，钱照算。”

罗丹有点小感动：“这……这不合适，平时您总是关照我。”

“去吧，我今天的运动量够大了，有些累，我跟前台说一声。”

“谢谢黄总！”罗丹拿起背包，飞也似的离开了。

黄总默默地看着她，若有所思地追了出去。

“下雨天不好打车，我送你吧？”

罗丹想了想，同意了。

见完了樊志刚的大姐，顾宁喜滋滋地挽着他去取车。她边走边打开手机。

“为了给你大姐留个好印象，我连电话都没开。”

“要有好印象就不该要她的礼物。”

“她是大姐，送我个见面礼很正常啊。”

“你不知道，大姐爱试探人，特别是第一次见面，她会对你进行各种测试。”

“我刚才很淡定是吧？而且测试应该通过了，她已经接受我了。”

“唉，我搞不懂大姐，以前我的婚事她总是阻挠，对每个人都很挑剔，这次和你倒好像对上了眼。”

顾宁带着些许得意说：“因为我有备而来。”手机不断传来提示音，她翻看着，“十五个未接电话！都是心月的！”她急忙回拨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了。

“喂，心月，你在哪儿？我刚才关机了。”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瞎走呗。”杜心月的声音似乎也被淋湿了。她在行人道上走着，雨伞挡不住滂沱的大雨。

“你怎么了？大雨天的你不在家好好待着。”顾宁担忧了。

“我被赵雷赶出来了，现在走去罗丹给我订的酒店。”

顾宁一听急了：“什么！你走路去酒店？你疯了吧？”

杜心月一下哭了出来，泪水和着冰冷的雨水一起滑落。

“我是疯了！我就是疯了！我一分钱也没有！身份证、信用卡什么都没有！顾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错在哪儿了？”

听筒里传来杜心月心碎的哭声。

樊志刚在旁边听到一些，知道杜心月出事了。

顾宁：“心月，别急，我现在就去接你，你看看周围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告诉我，我马上到！”她立刻坐进车里，发动了引擎。

樊志刚坐在副驾驶位上不解地问：“杜心月怎么会这样？她在外头……工作表现是一流的，多大的难题她都能应付，怎么回到家里就……”

顾宁的车已经冲了出去。

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

杜心月的雨伞被大风掀翻了，脱手了。她既狼狈又可怜地去追伞……

大厦的灯光划过、车灯划过、地上倒映的光划过。她将何去何从？

02

天桥后边就是罗丹介绍的酒店。杜心月按着肚子，咬咬牙穿过马路。车辆在她身边疾驰而过，她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腹中的孩子：“宝宝，没事的没事的……”

突然，她感到肚子痛，难道要早产吗？她站在路中央……不行了，她想打120，可是电话湿了无法拨通！一辆又一辆的汽车经过，溅起阵阵水花……

她孤独地站在水中央，倍感无助。

这时，顾宁的车来到了附近。可她向四周望去怎么也找不到杜心月。

杜心月慢慢地蹲下身，快昏过去了。

坐在汽车副驾位的樊志刚发现了她。“那边！那边！啊！她怎么了？”

顾宁也看到她了，立刻刹停车：“心月！”她冲到杜心月的身边，紧紧抱住她。

杜心月看到顾宁，知道安全了，整个人都软了下来。

“顾宁，谢谢你……”

顾宁情绪很激动：“谢什么！我和你一辈子都不用谢！来吧，你这笨蛋，什么事都难不倒你，唯独感情就一塌糊涂。起来，你要站起来！站起来啊！”

杜心月看着顾宁这么激动的反应，泛出感激的笑容。

雨中，两个闺蜜在马路上搀扶着。身旁的樊志刚撑着伞默默地为她们遮蔽风雨。

酒店长长的走廊，背景音乐若有若无。

罗丹和黄总先到了，他们敞着门，坐在沙发上聊天。

黄总：“罗教练，你这个朋友是你的闺蜜吧？”

罗丹：“是一特别好的姐们儿。大学那会儿，我们不同年级，但住在同一个宿舍，她老照顾我……那时我家境不太好。”

黄总：“哦，家庭条件并不代表什么。”

罗丹苦笑着：“黄总，我不知道你出身如何，我自己是深有体会。我们闺蜜有四

个人，和她们在一起，我要常常调整心态，让自己尽可能成为和她们同类的人。她们仨，一个在部队院长大，一个出身医生世家，一个爸爸是小学校长。唯有我，是靠妈妈做各种零活儿长大的。而且，实不相瞒，当初我成绩不太好，是靠体育特长进的大学，我的一切都是靠自己拼出来的。”

黄总：“拼出来好！女人应该独立。”

罗丹：“可独立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就拿毕业找工作来说，家世好的人没毕业就已经在好单位实习了，而我不知跑了多少家俱乐部、会所才碰到现在的机会。”

黄总听了颇有感触地点点头。

罗丹：“不过，有一点我和她们绝对不一样，那就是我懂得珍惜！”

黄总深深叹了口气，赞许地看着她。

“罗教练，虽然我今天是个老总，但我和你一样，我的一切不是家里给的，也是我自己拼出来的。在闽南地区，有首歌叫《爱拼才会赢》。我相信，‘拼’一定会让你成功。”

罗丹：“成功与否我不知道，但人生就像打球，不是输就是赢。”

黄总点点头，深有同感。

这时，樊志刚和头发凌乱、衣服被雨水湿透的顾宁和杜心月一行三人来到房门外。

罗丹见到他们这副模样，不由愣住了。

顾宁扫了她一眼：“丹丹，别愣着，快弄条毛巾来。这个傻子把自己淋透了。”

罗丹赶紧去弄毛巾。

黄总关切地看着：“我要马上给她找个大夫。”

“我就是大夫。刚才我已经给她看过了，没什么大碍。她很坚强！”樊志刚边说边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杜心月。杜心月喝了几口，身体渐渐暖起来。

顾宁接过罗丹递来的毛巾，边为杜心月擦拭脸上和头上的水边说：“这里留我和罗丹就行了！志刚，你把车开回去，明早来接我。”

客厅里只剩下三姐妹。

罗丹焦虑地问：“心月，你打算怎么办呢？准备在酒店把孩子生下来吗？”

顾宁强横地说：“不可能！这两天，我就让赵雷接你回家。必须的！”

杜心月又痛苦又纠结。

门铃响了。罗丹走去开门，说：“可能是艾茉莉，她一听说这事就急着要过来！”

果然，门外正是她们的闺蜜艾茉莉。她身材高挑，卷发，穿着连身长裙，有着公主般的讲究和不食人间烟火的美。

她走进来，看到杜心月的样子简直不敢相信。

“心月，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啊——”她失声痛哭抱住了杜心月，“You don't deserve it! You don't deserve it!”

杜心月疲惫地笑了，拍着她的肩背说：“茉莉，我没事，让你们担心了……”

顾宁：“好了，都别说了，让心月休息一下……心月，你洗个热水澡，换身衣服，去床上躺会儿吧。浴袍呢？嗨！你们都站着干吗？”

大家分头去张罗。

雨终于停了，地上湿漉漉的，街上的路灯发出惨白的光。天色渐渐转白。顾宁睁开眼睛，发现隔壁床上杜心月不见了，急忙下床到处找。

套房的客厅里，杜心月在查看手机记录。

顾宁在她身旁坐下：“心月，你起来了？天还早呢！”

杜心月已经梳洗干净，重新回到了端庄、干练的形象。

顾宁：“通话记录里有赵雷的来电吗？”

杜心月苦笑着摇摇头。

顾宁眼圈立刻红了：“混蛋！大风大雨把老婆赶出去也不打个电话问问，冷血！看见你这样，我对结婚真的心寒……心月，能说说你的打算吗？”

杜心月抬起头，神情坚定地说：“顾宁，我想好了，那个家我不会回去了，我就在酒店把孩子生下来！”

顾宁轻轻拥着她的双肩：“亲，我就知道你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两个好友相视一笑。

顾宁：“你放心，今天我就会把这里布置成家一样的感觉！”

杜心月感激地点点头。

哈曼特公司市场部，十几名员工静静地工作。杜心月气色不错，好像全然忘记之前发生的一切。她挺着大肚子来到同事 Coco 的桌子旁，递给她一份文件。

“Coco，快年底了，这是所有客户的名单，安排送礼，缺一不可啊。”

“好的，杜经理。”Coco 回答说。

另一同事“冬菇头”阴阳怪气地开口了：“哟！杜经理，让 Coco 去你那儿拿不就行了！你现在可实在不方便呀！”

杜心月：“我也需要多走动。Coco，这件事你替我盯紧了。”

Coco：“一定！你放心吧，头儿。”

杜心月转向了“冬菇头”：“下个月的市场活动预算出来了没？”

“冬菇头”站起来，夸张地：“哟，杜经理，劳您大驾我可不敢当呀！”她故作殷勤地扶着杜心月，“让人看到还以为我欺负孕妇呢！这女人要生孩子就该回家舒舒服服地休养。来，杜经理，我扶你去办公室。”

杜心月不冷不热地说：“谢谢，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在问你，下个月的预算出来了没？把报表给我。”

“冬菇头”有些得瑟：“下个月你就到预产期了，市场活动大都由我负责。我已